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一至  
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七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一

元 王暉 撰

事狀

翰林院不當以資例取人

 惟人材不出政事文章而已政事但曾諳練尚可勉

為至於文章自非天材有學者不可強為今翰林職掌人等樂其安簡占處名位守以歲月以次而遷有從書寫至修撰待制者今後合無從本院精人材之選為勾

當不宜循遷以塞賢路

定奪黃河退灘地

一黃河兩岸多有退灘間地有塔察大王位下頭目冒  
占作投下稻田令側近農民寫立種佃官文字每歲出  
納租課自餘不得開耕竊詳河水走臥不常今日河漕  
明日退灘安得為投下屬地今後合無將一切退灘地  
面許令諸人開耕種蒔實為便益

舉耶律張商焦四相事狀

一竊見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中書左丞張文潛前安  
西王府王相商挺秘書監焦仲益皆係朝廷勲德天下  
重望方今之務親賢為急此之求訪疎遠如四相者識  
達政體綜練時宜若使之叅預大政必能裨補缺漏有  
所廣益傳稱圖任舊人共政此之謂也

復許諸人陳言

一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當時主意不為徒然蓋一則  
舉知羣下休戚之情二則視時政得失之弊三則見人

材可用之實今政務方殷惟慮廣求直言採議得失今後合無復許諸人陳言內設詳定奪等官使掌其事

舉明宣慰胡祇適事狀

竊見前荆湖路副使宣慰胡祇適自中統元年至今揚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其識時應務通方有為求之時輩不可多得誠經濟之良材時務之俊傑也內外劇職皆可迭居今居閒日久理合起復以應清朝之選乃天下公論非卑職之所得私也

# 議司獄官

竊見隨路所設司獄官致恤囚徒最為切務蓋使暮夜不致疎虞寒暑罔令失所飲食以時醫藥無缺此緣當罪不使苦楚無聊損傷人命此其職也近年多以年老無能之人使充其任至獄事狼籍囚繫失所是與不設等爾若選得如往年大都路司獄劉彥祿十數人使之盡心獄事或今後應重囚未斷非理獄死者治司獄等罪如此庶仰副朝廷哀矜庶獄之本意也

禁約興利無效等人

竊見近年開挑淄萊路石河致死損夫役甚衆終不能成事竊詳若輩妄開利孔明知無成萬一有效功歸一已不成害及衆人所該之家其將何罪山東之民至今咨怨今後若復有如此妄言僥倖之者宜嚴行禁約如見役興工者將來無驗合無量事重輕究治庶免傷財害民之悔又安知非姦人之計可不審慎之哉

議大名劾軍



竊見大名見屯生券軍一萬二千餘人不及三年所費錢糧至甚浩大米一千萬石鈔七萬餘定若上司近前別無驅用宜同往年熟券軍發還南中使分隸諸翼以備邊防其中若有年老者放還為民不宜使仰食縣官

坐糜經費

總三萬大名一萬五千  
衛輝路三千太原五千

理財事狀

即今包銀課程茶鹽之數歲入不貲用度不患缺少所當更張者在於一切官掌之人染漬舊習中間多方掊

取盡入私門官不得用民實受敝使國家虛受重利之名切要立法革弊使民力蘓息取之不致用乏

馬政事狀

竊謂三軍之本以馬為先今遇有用度不免和買拘刷和買官支作弊拘刷則遠駭觀聽乞請於塞垣水草宜收之地分立羣牧使通政院專掌其事

預備事狀

除有司常例支持外振武屯田輸粟補官最為上策易

稱君子儲戎器以備不虞兼預備則造作如法犀利可用晁錯謂甲不能禦矢與無甲同矢不能入堅與無矢同可不重慎今後合無將隨路常課再行整點督勒使成造如法於上書寫官匠姓名以考其程於所須去處起庫收貯如是庶得造作如法不致臨時併造多不如法朽鈍不堪用度

為審斷罪囚事狀

竊見隨路淹禁罪囚極多省部自從以來遠踰半歲今

追銀者有人鎮撫者有官檢災亡者有使未聞曾差一  
官審理罪囚者古人稱遭遇旱災多緣刑獄淹延所致  
即目已是秋分乞精選精詳官員曉知刑名者同按察  
司官分路前去審錄歸斷一切獄囚恐亦感召和氣之  
一端又使百姓具知省部不獨於錢穀留意也

為革部符聽偏辭下斷事狀

竊見部吏符文之弊謂如甲以田宅告部便以偏辭有  
理斷付甲主乙復上訴新吏不照先行却以乙辭有理

即付乙主路官知其徇弊欲從理長者歸結二人各倚  
元符互相不服其兩造或赴察司陳告照卷明見亦欲  
與之改正又緣省例部斷者不許輒改以致耽悞有累  
年經歲不能杜絕者乞請上司定奪歸一毋令止憑偏  
辭輒下斷語庶免人難

開種兩淮地土事狀

一竊見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在  
前南北邊徼中間閒歇歲久高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

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大江南北無產業人  
民驗丁力標撥頃畝令一定住生為立官給牛隻農具  
差稅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開  
耕作熟貧民既得濟虛地又行內實萬一緩急以食以  
兵皆可倚用

祝香百門山神事狀

一輝米準差者二千和買又不下二三千石又淇水係  
是御河上源一切漕運供給大都甚有功用比之濟瀆

及物濟國潤民之功非細據上源水神似宜特降香火以荅神休

司官不勝任者即行奏代事狀

照得條畫內一款按察官聲迹不好者即行奏代今南北察司廿道每司正官與首領人員除新任未滿者是遷調員數常幾於半材不易知安得人人而當之然即其所知於初選時稱停搭配不致偏重可也其已除而不勝者若姑息待滿是知其無能令徒占位次月費俸

料養資歷而已於司事何益乞請令監察上下半年巡行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不次陞黜一二人所謂臺諫急則監司警言監司警言則郡縣肅誠激勸賢否振勵衰弊之一法也

精選首領官員事狀

近年憲司首領官多取自雜流有案牘文墨絕不通曉者其懦者備員素餐强者挾私害公紊亂官府若今後止於息任州縣八品七品職官內選兼該儒吏通曉世



務風采人望出總幕之右者使充可也且憲司職雖糾  
強其體面全是禮法二者為用不同管民叅佐衝撞辦  
集為能若必其取強梁跋扈務尚口吻者是無良之人  
假其重勢使之行私耳伏乞詳思以存大體

添書吏奏差人員祿食資歷事狀

竊見案察司書吏奏差人員據照掌文案糾察等事其  
品雖微其職甚要今百物湧貴俸稍不足以育廉賢愚  
混淆資叙不足以激勸循名責實似有所難惟其養之

厚故可責之重乞請將祿食資歷再行定奪稍得加重久則人自為勸若責罰出退其將何辭

關支俸錢事狀

竊見遷轉官吏例携幼扶老千里區區而就一官照得十八年正月內朝廷令州縣依舊與俸却為各處官無見在至今有未關支者是國家需恩如常而州縣不蒙均惠方餬口不贍而責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今後乞請將隨路百姓納到俸錢另行收貯專以按月支

付庶幾官吏日得養廉易於責辦

罷孫招討戶

孫招討戶自都督史權鎮鄧州時投拜約八百餘戶  
名之曰射生戶即目散處襄鄧西山二帶合行分屬所  
在州郡為民當差不致別生事端

罷南陽屯田戶

一南陽府屯田三十戶往年亦曾言其當罷其後省差  
官與河南宣慰司一同前往屯所勘當定奪其本管官

見戶齊斂鈔四兩打發來官以此却言不罷便至今依前屯種理合罷散兼南陽縣民該驛程在城見管當差戶止十餘戶遇有一切遞轉差役委不能當若將上項屯田戶放還為民甚為便當

罷規運硝減山楂等官

一隨處見立規運所硝減局并河泊山楂山塲等官侵漁百姓其害非一謂如一切販買山貨等物其賣主已有認辦課程買主赴務起稅及其貨賣又行依例商稅

今來山楂等官鎖闌山路或半道巡捉更行驗物抽分  
至於來自他所經過地方不憑關引取要錢物稍涉疑  
似監收鎖索百方侵擾竊詳山野小民貲本輕微仰之  
經營以供一切差役今者有此重征實不聊生所立州  
府為上司設置辦課衙門坐視亂行又不敢問致內負  
既屈控告無所據上項一切創立局司侵奪民利等事  
理合革罷以慰民心

定奪儒戶差發

照得丁酉年欽奉聖旨節該中選儒生若種田者輸納  
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營運者依行例供出  
差發其餘差發並行蠲免又照得中統二年欽奉聖旨  
節該已前聖旨裏如今咱每的聖旨裏和尚雅爾喀幹  
先生達實蜜體例裏漢兒人河西秀才每不揀甚麼差  
發休着秀才的功業習者欽此至元十三年蒙上司差  
官試驗分揀元籍除差儒人該試中儒人內兩丁近下  
戶計撰充太常寺禮樂戶竊見試中儒人戶內多有戶

下餘丁不曾就試官司收係當差又有因故不及就試  
儒人亦行全戶收差若蒙將元籍試中儒人戶下餘丁  
不曾就試戶計照依丁酉年試驗儒人聖旨體例全免  
本戶差發外及因故不及就試儒戶乞差官再行試驗  
試中者依例免差黜落者收係當差實為受賜外有至  
元八年欽奉聖旨保勘到委通文學續報倚差儒人於  
至元十三年亦行就試中選若蒙依例除差以為後勸  
薦前御史康天英狀

早膺劇任備見長材當官有通變之方持論熟經事之  
慮考據實迹委號良能如憲臺初立首以材望擢拜御  
史繼授南京幕職時攻取襄樊本官支持餽運務繁益  
辨若以材能可以從政八路之間少見其比自秩滿居  
閒恬於仕進於今四年抱用未伸中外嘆惜伏惟聖朝  
方致理有為之秋如天英者不宜使才德空老田間以  
遺明時之用理合舉明以激貪鄙

保郝彩麟狀



竊見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奉使亡宋幽囚十有六年以沉鬱致疾還朝未幾隨即物故據以勞死事誠當優恤其家今嗣子彩麟年長負學卓有所立似宜超等擢用以酬父勞且為立功立事者之勸

申明宣慰使陳祐狀

蓋聞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聖王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為當世不忠者之勸竊見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陳祐歷事兩朝家無僭石迹其為官舉皆善政生

而竭匡濟之忠歿而有砥礪之效孤身遇寇無路可生  
奮然不去為國扞賊甘心白刃正色就死雖李司徒之  
握節死事顏魯公之抗志捐軀無以過也至使越之部  
民感愴忠節萬口一辭願留葬會稽世奉其祀自非精  
誠洞貫微動一時何能致此其於助世教厲薄俗豈小  
補哉况忠義者國家之元氣所宜養而不可衰也今奉  
官淪忠泉壤不蒙顯異竊為朝廷惜焉伏惟哀憐推而  
褒之不惟於贈典殊常將見仗義守節之臣自茲為不

少矣嗣子夔今為福建路行軍千戶蓋出特旨不由門  
資次子臯未仕通文學有孝行如錄之從政必有可稱  
亦旌顯之一端也

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

三聖人之教其揆則一尊其師重其教此理之當然也  
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  
來舊制既廢舉皆散落於荒烟草棘間日就摧圯甚可  
寶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

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兼所費不過夫匠灰石而已只係有司一言力耳

論黃河利害事狀

夫古人作事慮未然不治已然治未然用力少而收功多况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河為中國經瀆遷徙不常自古為患非小川細流可比竊見今夏自中堡村南卧去京城廿里而近撞圈水三百餘步勢湍悍舊築月堤

一蕩而盡又自河抵京北郊地勢漸下南北爭懸七尺之上中間土脉疏惡素無堤防固護以捍水衝又見犯去處不下五六十步南接陳橋六丈故溝至甚寬浚北勢既高水性趨下斷無北泛之理故識者云已隱犯京之勢似非過論也若向前霖潦大至瀑汎之際意欲所之崩摧潰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每歲有司規畫不過今夏役夫數千明年興工半萬縷水築堤以應一時極其所至僅能防備滄水終非緩急可恃得濟之用但幸

其不為留耳況大梁自古雄鎮今又為江淮總會要津  
日當修理不可任河作祟視為尋常萬一侵犯豈惟使  
民居蕩折且廢通漕控制之利民之大命又所係有重  
焉者蓋開封祥符陳留通許等數縣之地耕種不下數  
萬餘頃若漫為淀澱歲計先失民何以生此最可慮也  
又聞往年兩次南犯酸棗陳橋二門止是支流水小京  
尹悉吉禿滿行省崔斌等極力堵閉幾不能塞況今大  
河正流直指南卧常人尚慮將漸為患而增卑培薄分

流殺勢之議其可後哉今體訪得河自臺頭寺西東接  
杞縣西界兩勢平無槽岨行流虛壤中故卧南卧北大  
勢走作所以漸為京城害者不出此百里間而已若能  
舍小就大廣為規制如亡金新衛所修石岸者遮障奔  
衝使東過三汭散為巨浸可毋慮也當職竊詳每歲興  
工築堤防捍真成戲劇恐徒費人工損踐民田其為可  
防經久之事曾無少補如蒙以國家大計論之河防之  
議其說甚多合行重為講究方來利害舍小就大廣為

規制以圖一勞永逸之舉實為便當不然據要害去處  
建立祠廟專使以重禮禱祭仰賴洪庥庶回神眷使河  
有定流不致傷財動衆亦拯災禳福之一端也

秋澗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四十八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二

元 王惲 撰

事狀

郊祀圜立配享祖宗事狀

臣謹言伏念我國家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  
海宇一統自堯舜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茲蓋陛下  
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御有道  
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禮宜建言所謂方今

大典郊祀是也何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自堯舜以來至於金宋上下二十餘代之間莫不郊祭  
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父祖蓋尊之至也祖宗之聖重  
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暨舉行者緣禮文弗備有不遑及  
者今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  
神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咸秩之位合禘於園立豈  
不大通神明降福穰穰者乎又念自古偏方小國尚皆  
力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惟陛下大廕護

助際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陛下之心又大可  
見矣不於此時報本顯祖以答天休其於繼繼承承之  
道終為曠闕兼舊有典章自金章宗一行之後湮沒遺  
逸不絕如縷即今就有三二老儒并收拾到亡宋典冊  
講究張皇一旦有成將萬倍於尋常使陛下垂旒被袞  
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千歲之統於上新萬方  
耳目於下使王道明而墜典興天地察而上下順聖政  
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豈

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續承先業所任之責  
未有重於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陛下裁  
察

釣州建原廟事狀

蓋聞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欽惟太上憲宗皇帝雖聖靈  
在天而神功武烈見於郡國者固當昭布遠暢以盡中  
外臣民之敬今河南釣州係先太上皇帝王業所基戰  
勝龍興之地蓄靈擁休赫焉斯在宜營建原廟俾親王

歲奉嚴禋以彰聖德光昭造邦之本誠嗣天子顯揚祖宗之至孝也

牒司為中丞王通議病愈狀

竊見前行臺中丞王通議去歲春自揚州赴闕奏事回偶患病疾百日作闕今過暮年已是平復即目居家讀書以教子為事其於已私似為便安若以方今選人材之切如王通議者才術德望理合起復未宜投置散地若不舉明伏慮憲臺未知久遺錄問

保士人杜之材賈宗傳狀

竊見新鄉縣布衣賈宗傳昨城縣中選儒士杜之材二  
人性沉厚端亮有文辭而通世務讀書三十餘年安貧  
守道以耕稼自給未嘗枉已安有干進其於士論畧無  
瑕玷誠丘園之秀民恬退之良士也今者幸遭明時選  
材為急理合薦舉使拔出民間以脩內外之用必能行  
其所學不負所守以之振士氣而抑澆風不謂於時無  
補

彈保定路總管侯守忠狀

檢會到中書省欽奉聖旨定與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  
款節該所部內應有違枉並聽糾察除欽遵外今體察  
得保定路總管侯守忠粗魯無識凶暴有名恣意亂行  
略無忌憚不任以職猶恐敗羣重之以官凶焰何奈以  
致不遵朝省對抗使人詈辱同僚穢言肆口耽悞經賦  
縱而不征引帶私人結而成黨取能聲擅斷職官樹威  
風敗壞官府其吏民枉被凌暴者畏其凶惡不敢聲訴

所望察司稍為抑按今又為阻壞如此中外嗟嘆莫不  
失望叅詳本路近在都南實為要郡所轄一十五處軍民  
約十萬餘戶據根本內地首恩澤固民心非良吏莫可  
今使凶暴如此之人臨民辦事正猶以豺狼守羊無不  
傷之理據此合行糾彈

體復教授李龍輔狀

今體復得本官併與元保相同當職又覩其為人雅厚  
清純臨事通方有如修整廟學訓導生徒舉皆有法雖



淹滯年深未嘗妄有干求所謂有德有能可以從政者也兼知得北京南京教授俱蒙遷調理合陞擢以激士風

舉楊德柔狀

竊見南京路錄事司軍戶楊德柔天姿秀穎不妄干進累歷筦庫繼任本路照磨及與魯府提控案牘檢法等官俱有廉能之稱其為書學尤所精妙方今少見其比今名在兵籍常以家貧執役行間譬言之象犀珠玉要以

不宜混迹泥沙此士論之所共也卑職按巡河南見之  
廣座其學問行已並與所聞相同據此合行保呈伏乞  
樞密院照詳施行

論王學士合陞承旨事狀

竊見翰林兼國史院承旨中奉大夫姚樞今已身故據  
本院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磐人品風節追配前賢議  
論文章發明聖學方崇儒重道之秋膺養老乞言之眷  
若陞授承旨職名以德以材實孚中外之望據此合行

具陳中書省照詳施行

保舉提舉張從仕狀

竊見前綦陽鐵冶提舉司從仕郎同提舉張從仕賦性  
良明為人謹厚兼通儒吏歷仕年深掌財賦而藹廉潔  
之稱論刀筆而有裁遣之敏加之嫉邪處正識達時宜  
誠為有用之材皆係廉知之實理合薦舉以俟陞擢

特選行省官事狀

竊見福建所轄八路一州四十八縣連山負海民情輕

謫無常困苦者多其在邊隅實為重地存心撫馭尚慮  
失宜縱暴侵漁不無生事緣收附以來官吏以朝廷遠  
貪圖賄賂習以成風行省差擬職官又多冗雜擅科橫  
斂無所不至致政壞民殘草寇竊發指以為名下愚無  
聊因之蟻附其嘯聚去處附近貧民盡為剽掠內地軍  
興不免蹂踐中間雖有憲司糾治稍未尚艱所行其於  
根本有無如之何者甚非朝廷包荒一視同仁之意求  
其治要無過得人為先且府州司縣等官雖不能一一

精擇據見闕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二府名位特選素著清望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遺黎武足以折衝外侮盡忠所事籌策有方不以利賄為心使刪除積弊省剔冤濫肅清邊陲庶幾民安事靖日趨治域以之招諭則彼心可服以之進兵則我直人信今賊之所以滋蔓為梗者正以內缺官僚乘虛有名故也可不深計而熟慮哉設或不爾雖濟濟布列上下相蒙以私害公民之用敝猶焚火溺水日益深且熾矣得失之機實係於此卑

職叨居風憲觀此其敢緘默自惜

論草寇鍾明亮事狀

竊見福建一道收附之後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其  
四今劇賊鍾明亮悍黠尤非華比未可視為尋常草竊  
誠有當慮者今雖兩省一院併力收捕地皆溪嶺囊橐  
其間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軼凶焰所及煽  
惑殺掠為害不淺招降則賊心不一攻圍則兵力不敷  
又兼春氣動時雨行彼負固我持久恐猝難成功似宜

益兵力置總戎一節制進奔合圍勢至窮蹙其將自斃  
惟復特差重臣宣示恩詔招諭撫慰以安中外兩者之  
行庶幾必有一得

保醫儒胡璉狀

竊見衛輝路醫儒胡璉資性詳明學術有素凡經治療  
多獲痊安據本路見缺醫學教官若令璉補充內當教  
育諸生必有開益據此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保儒生韓宏牒草

竊見衛輝路錄事司後進儒生韓宏性溫雅有士行素明經學兼習詞章嘗試以事論議容止舉皆可觀據茲良碩宜備時用以勸後來今將本人所業文字錄連在前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論教官俸給事狀

竊念天下之事得其人則治不然雖有紀綱法制將衰繭而不振此必然之理學校者育材出治之本也見承奉御史臺劄付該諸州府皆有受勅教授仰免差儒戶



內選餘間子弟入學修習儒業仍令各路正官朔望省  
視及按察司官選試行義修明文筆優贍可以從政者  
然後解貢此誠為國育材以備文武內外之用固非細  
務也却思各路教授多係老儒宿德白首一官不沾寸  
祿良可哀也今欲修習之業旬省月視貴有成效亦以  
難矣合無照依國子學醫學教官一體頒降俸給不然  
據見有學田去處於每歲收到子粒內官為明定斗石  
月充廩給以濟貧乏外無學田去處惟復別議定奪如

此卹勸庶幾官無虛設之名學有賓興之實將見文風蔚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論開光濟兩河事狀

省議即從  
所議罷役

會驗近欽奉詔書內節該自今以始煩民之事一切革去便民之政次第舉行欽此今體知得省部符文准前工部尚書李興魯赤等呈開洗東平濟州等河道并剏修閘堰可役人夫一萬餘名計該八十六萬五千餘工合用石材地丁等物且舉德州一處所著該白棗木九

千餘條每條長六尺徑四寸石材九千二百八十餘段  
每段長四尺濶三尺厚七尺計其餘該着數目比之德  
州豈止數倍雖云和買目今驗戶椿俵上戶十段中戶  
不下五七餘塊並不見發下價錢即要赴所止送納日  
夜催併殆不聊生緣石材地丁非民間素有積蓄之物  
計其採買上價搬運脚力上戶已不能辦下戶將何以  
給有破產逃竄而已深為未便近年創開海道益都淄  
萊濟南東平東昌等路百姓已是疲乏死損敗多哀痛

之聲至今未息今又東平等一十餘處供辦上項夫役等物比夫海道之役亦為不輕是齊魯魏博數路之民被擾無遺又念前政苛撓去歲不收民多流亡加以今秋風水蟲疔災傷所在缺食恐又聞此投復業者轉行不來見在者又將逃避山東重地不可不慮兼此役浩煩未審曾無奏聞倘以後不能成功虛費國力百姓實受其敝將來誰任其責然此却訪聞得李尚書等官見行安置土垠九座合無候來春土垠修成更為責委深

知水利官員一同相視光濟兩河於深淺不常時月斷  
流走沙去處試驗土埧委能積深浮重轉漕糧船迤久  
通行快便然後修理石埧尚為未晚仍於出產石木去  
處官為差雇夫匠採打用度不致取辦一時逼迫靠損  
人難卑職謬當言責以鎮靜為職親覩其事不敢不言  
合行移牒請照驗備申御史臺照詳施行

論濟南路所轄遼嚕噶齊合遷轉事狀

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見任遼嚕噶齊內承襲勾當及

已滿年深未經遷轉者一十三員今朝省庶政稍有未  
便務從一新若將上項達魯花赤人員於本投下州縣  
內依例遷轉實為便當庶不致恃賴久任樹黨行私官  
吏因之受弊據別路未經遷轉者亦合一體定奪

保李提學昌道狀

伏念俊造秀異皆稟氣之清造物者靳固未嘗多得今  
有其人使徒老明時誠為可惜竊見前上都路提舉學  
校官濟南李師聖經明行修不妄於進文筆性學皆有

古風及叩以政事議論通暢皆切時之務可謂年高德邁學富才優韜晦城市不求聞達當今朝省以選材為急如師聖者若擢以風憲或置之館閣俱有所長可收實用

論濟南經歷闕員事狀

凡厥政務必官吏相須而後能濟若官有其人而吏獲其用二者得一則事無留難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一十三處路當山東要會事務頗繁所賴首領官調議規

畫為功今本路經歷知事俱各闕員問有經歷孔文貞  
省部別行差委東平等處勾當却於司署御請俸將近  
暮年又本府憲司親臨於上今檢得簿書未完事理九  
百餘件久乏其人責以事有兼辦實亦勢之所難理合  
作急選注材能使補其闕庶不致有耽悞一切事務

秋澗集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九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三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一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月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

謂內  
外兩

省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

絕之軼材足鋪張於偉績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

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於庭前今

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叅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謁承  
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為三千佛名經其充  
詞臣者即為一佛出世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  
於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  
諸文頗立論其間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  
云作文亦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  
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揜攘蠆尾取其螫而毒也此  
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

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  
中出今實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  
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冊  
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又  
親筆作史大畧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帙皆有定體  
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公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  
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  
難措手者竊念公諱鶚字百一曹之東明人正大

元年甲申獲承榜狀元第遂應奉翰林文字殊為金主  
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遇聖上寵光益  
隆如諮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日蝕以撤樂罷宴為  
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宣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  
又以葵祭故主為請允焉後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  
天日為變色仍私謚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  
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姜真人

去者憚時為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靜以知  
來智能藏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  
載勤駟傳幡然而至暫辭嘉遯之鄉聲爾所懷與復細  
璫之論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獲授翰林  
待制是日赴院供職

為春旱禁酒詔 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詔欽戒  
無彛况糜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  
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詳來奏實為腴民可

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母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  
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為春祈雨青詞 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帝  
力皇天佑命於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常  
秋種不下念無辜之民將罹荐至之災循省自修庶回  
哀眷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鑒易  
陰陽之恒數幹造化之玄機下敕豐隆霈流甘澍蘇槁  
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

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張九齡等誥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之

義尚重卿才王國克損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名

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館學

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修國史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

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

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載光而親賢稱首

審能羣會所蒞有孚寧惟是日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

鈞繫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

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勲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

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勲封如故林甫可銀青

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勲如故主者

施行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

印凡五顆制可下旁作細字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



郎中光奴又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  
大字署曰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  
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  
國武都縣開國伯曷曰朝請大夫撿校吏部侍郎上柱  
國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  
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光  
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柱國  
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議大夫

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  
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弘文館學士  
上柱國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夫給事中內供  
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御平頭書制書如右請奉制付  
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前平書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  
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  
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以下作  
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郎

中憚下細字書主事懷琛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黃斗底  
綾作卷凡七幅上下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  
一告除拜以鸞泉並集駑驥同槽為嫌予曰帝堯在上  
咎夔與驩鯀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  
否用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  
亂之分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 唐李紳拜相

後有  
徽宗

御書  
跋 門下興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

明之效苟非材擅人傑道茂時宗蘊經濟之宏規積巖  
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克舉  
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  
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李紳氣稟清剛體含冲穆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貞  
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刃  
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委

遇斯極入叅禁密出總紀綱王猷多潤飾之能邦憲著  
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尤彰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  
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恢將帥之謀威令  
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惠澤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  
安人知禮義日者錫其高第換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  
控舟車之都會風望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  
良輔爰膺審像果副虛求爾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  
之密勿外以底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埴堝

期君臣如魚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詩汲黯匡  
時嘗推高於漢史祇率訓典徃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  
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  
吏部之印旁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溫業行復作高  
行與告文齊細銜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與細銜齊制書

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  
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及左司郎中復  
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次吏部侍郎次  
尚書左丞以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頭曰告銀青光祿  
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贊皇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  
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  
郎中判懿下細銜曰書主事次張弘亮次令史楊溫次

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 徽宗御跋云恭

讀太祖皇帝實錄載偽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

司空趙國公方昶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

季札回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

昊昊欲誇詫其事結綵為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盡呼

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

二千疋謝季札詳閱告文正昊所詫之告也然自武宗

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諒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



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闕四字  
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王汝已  
未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  
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  
誥辭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言親  
諭誥則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詞云朕  
新即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於殿陛四

為舉首非材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陞以北  
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  
以此為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揖云有司以  
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專對詳明進止  
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為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  
之是也其語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  
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為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云三字  
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顏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

涇川人浮陽王頤文叔說 初鹿菴先生奉敕定撰趙  
秘書先世碑文纔畢先生施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  
有喜色未審何為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  
風霜別草木之性危亂顯忠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  
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  
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  
真可尚哉昔比干效忠於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  
於隋而唐太宗為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

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乎金而  
聖天子為之立碑淵衷睿鑑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  
心不謀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  
者再公氣養素厚且復爾耳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為喜  
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  
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朔間二人皆出  
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提擲其帽於几壘  
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少帽子聞者捧腹

待制楊恕字誠之金文獻公楊尚書子常談其父正大  
間所陳奏議曰臣聞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情見  
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覽以盡  
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裨聖聽之萬一  
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為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  
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為  
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  
和買可罷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

時不以人材優劣為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為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況能被堅執銳以為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猝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為我軍之累不若無之之為愈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為之雄者在千萬人亦然如撫州縣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

為先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願為蓋天下之民虛為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願出身加以束帛之賞募之為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藉之為兵則所得皆能戰之

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偪弱而不能戰惟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遍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邏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歲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



時而不通矣為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  
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  
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  
路分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半  
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  
使凡入官之數銀錢鈔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  
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  
矣且以目前行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該一三百錢

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  
之法也知所以收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切見國  
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被其虛名之義  
而不究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實無補  
於民適足為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  
以鞭笞撻楚從事於急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  
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恐然惟以不得羅於州  
縣為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

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保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為姦官直之及貧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為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為過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蓋不

貲矣況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竒正之術固非愚臣所能識也雖然臣竊料宋人為此無名之舉者上無竒謀秘策可以搖動中國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為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來所過敗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智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後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捶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

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之南北盡為  
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卒  
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蹂之足不得望風而騁當是時  
宋人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  
瀦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接使彼計不知出此則  
固善矣如使能為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為  
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  
先有成筭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

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蹟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  
二顯事多歸賈揚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菴先  
生徐謂曰無容異時修輯正書豈容及此從繁就簡不  
得不然安公色為夷且會體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 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  
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  
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世嘗

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歌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為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謚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謚自是遵為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即事亦有二絕句陰陰槐屋

幕閒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緣春雨過映堦侵戶  
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閒雲待卷舒重為明時  
難再遇等閒羞老蠹書魚

頒高麗歷日詔 惟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  
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  
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襯生白暈者  
即尸沁也



秋澗集卷九十三

謹按卷九十一第十頁後四行雅爾喀幹舊作也  
里可溫今改 十頁後五行達實密舊作答失  
蠻今改



總校官進士 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 臣卜維吉

謄錄貢生 臣繆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五十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四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二

省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為上碾與刀蓋相  
去其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  
昆吾刻也

磨李廷珪墨法 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  
版研磨李廷珪墨求木菴書研為墨所畫木菴亟正之

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用水依分數漬隔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

論硯先觀其石性麤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即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晴朱砂綠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閻立本老子西昇如此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下埋物色攷之恐皆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趺皆有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挿一銘詞一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曾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

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於此

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歐公文尊經尚體於中和中做精神

鹿菴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跡俱不若子與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無以清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於先生先生曰汝以爲何如曰學術



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為首肯

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  
升以至於動以地道安靜反動為異也又靈臺秘苑云  
地本於陰而生萬物其形至厚其德至靜定而不動者  
也若忽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  
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為變異小人用  
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饑若動於宗廟宮庭

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佞並進誅罰不以理上下  
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  
四方不寧地忽陷大臣專政民離散地若火燃者乃為  
陽精地為陰主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  
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為金失其  
性人將勞役漢應奉云人氣內通則感動天地天變見  
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

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  
配國土為占歲日月時辰及災見所在之地皆同用之  
又有只以日時相加為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  
震杜欽云殆為後宮何也蝕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  
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今本  
朝大臣無不安之人外戚無垂刺之心諸侯無強大之  
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適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  
法甲為齊乙為海外東夷丙為楚丁為江淮南蠻海岱

戊為宋鄭中州河濟巳為韓魏庚為秦辛為華山巳西  
之國壬為燕趙衛癸為常山巳北北方之國子為周丑  
為翟魏亦主遼東寅為趙楚卯為鄭辰為晉邯鄲趙巳  
為衛午為秦未為中山梁宋之國申為齊晉魏酉為魯  
戌為趙吳越亥為燕

天鳴有聲人主驚憂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乙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旂三十六年一交十  
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旂三年一交大

旂所在天開眼小旂所在人相食以上皆東平立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攷之知之矣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凡日食於窓隙間穿紙如錢許取影視之可見食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機密名官開元中設  
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  
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  
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常寄  
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  
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得貼  
黃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并南北軍於樞密使遂總天下  
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復

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  
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益重矣

西使記

壬子歲皇弟錫喇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  
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出約蘓

中西北行有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  
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  
里地漸下有河濶數里曰琿默能夏漲以舟楫濟數日

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伯什巴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  
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  
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礪磴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  
伊瑪又西南行過博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栢不能株  
絡石而長城居肆圉間錯土屋牕戶牕皆琉璃城北有  
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  
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  
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菓唯瓜蒲萄石



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  
赤穆爾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  
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唯過醉葡萄  
酒吐則解有嗜酒博羅城迤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  
孔方至麻阿中以馬捧拖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奇  
爾奇蘓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門土平  
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  
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

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拉寺三月一日過薩蘭  
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拜薩蘭諸回紇貿  
易如上已節四日過和珍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  
源出南火山地多產玉疑為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  
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  
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擣思千城大而民繁如  
羣花正圻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隅城  
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又其滿地產藥十

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按扎爾狀如苦參  
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嚥之自消曰  
阿薩爾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  
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尼格薩喇形似桔梗治金瘡  
及腸與筋斷者嚼碎敷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  
按巴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  
十九日過赫辰城其地有桑棗征西鄂羅屯駐於此二  
十六日過馬蘭地又過納新城草皆首宿藩籬以栢二

十九日過達蘇嚕城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穆納奚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唯擔寒西一山城名奇爾達巴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墜下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努色爾來納款已而死妻烏南蘇勒坦出降蘇勒坦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

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為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穆納奚在西域中最為克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奇拉爾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艷過阿喇卜丹滿扎勒擦勒

人被髮率以紅帕裹首衣青如鬼王師自入西域降者  
幾三十國有佛國名奇布密肆在印度西北蓋傳釋迦  
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磨像不如葷酒  
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布達  
國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喀喇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  
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  
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  
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喀喇法以軻走獲焉其

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為之壁  
皆以黑白玉為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  
所產大珠曰太歲強闌石璁璁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  
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世至喀喇法則亡人物頗  
秀於諸國所產馬名托卜齊雅喀喇法不悅以橙漿和糖  
為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喀喇法患頭痛醫不治一伶人  
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國之  
祖故諸國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

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布延巴爾房中懸錢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布延巴爾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察奇爾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翌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布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海西有富蘭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僧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闕如升許其錫喇蘇國出珍珠其王名烏蘇阿達克貝云西南海



也採珠盛以草囊止露两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蛤并  
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輒以醋啖之即去即得蛤滿囊撼  
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度國去中國最近軍民  
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鑛鐵  
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  
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  
中己未年七月烏林國赫造迪音蘓勒坦來降城大小一百  
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奇爾威王名

呼教豐迪音蘇勒坦聞王賢亦來降其巴勒噶什大城獅子  
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  
血狼有鬚孔雀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  
香猫如土狗糞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  
日可千里鵲鵲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  
高有至三尺者琳沁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綠價  
最高金剛鑽出印度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  
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瑇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

年深結為

闕

其假者即犀牛糞為之也骨篤犀大

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牡馬有駒不敢同牧駝馬引入海不復出皂鵠一產三卵内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嚙草至秋可食臍内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凡一十四月郁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

也然世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度即漢身毒也白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錫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渾源

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伯女叔

鄂王岳飛謚忠穆文

主耳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  
言申錫贊書追告幽宥故太師追封鄂王謚忠穆岳飛  
威名震於寰宇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  
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為必伸謂忠憤之氣為  
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  
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  
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

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頒祠額以旌褒逮于  
先帝之時祔以真王之爵既解誣於累聖可無憾于九  
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  
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  
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乃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  
其一惠若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  
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  
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庵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盡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唯不中格律而汗漫披猖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又云後學雖不業科舉至於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二王行書其蜿蜒欹傾之妙若行雲流水似不拘於律然即于筆意求之其端莊流麗皆有

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庵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試問於不肖憚對曰自史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於前辭省於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五代史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矣先生為忻然

西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西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為馨香陰為臭穢西方氣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常



辛殿撰小傳

棄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尚氣節少與泰安黨懷英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為金臣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吾將從此逝矣遂酌別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邪其為授觀文殿修撰及議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桓公雪九世之耻春秋躋之況我與金人

不同戴天讐邪今日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侂冑當軸與公議合自是敗盟開邊用兵於江淮間者數年公方略居多開禧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陞辭復以金人內亂宜亟攻為言辭情慷慨義形于色繼侂冑再議恢復乃以樞密都承旨召公於越中道以疾卒道號稼軒上人今文集中壽南澗翁者蓋侂冑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齋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破辛字也至元二十年予按部來遊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左  
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勅平章太原張公兼  
領監事尋詔許京朝官假觀予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  
披閱者竟日凡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

王羲之四月帖

四十

獻之三帖

一洛中二杜  
日三北問

王羲之與

謝安石評書帖後有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  
不出於古今者耶羲之與安石冠王謝首所爭若此况  
他哉蓋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

十餘年竹葉樹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數至牋縠藤紫反  
復書之佳者收採自書皆記不能得而云此公可時用  
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家  
崇寧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秘玩手臨

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臨書如聽響切脈  
則可謂知其美惡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秘閣墨跡

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蓄惟鵞羣一帖似是  
獻之真筆熙寧五年子瞻書褚遂良臨黃庭南唐昇元  
三年裝褙紙則硬黃

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之  
詩俗書趣姿媚此公不為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  
獻之草洛神賦紙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碗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丑年帖后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

三十  
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後有梁普光問題跋云唐人臨本不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道祖題錢文僖公題尚父嘗寶此帖尚父謂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和  
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涵光勅

李陽冰墨蹟篆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冰篆二十六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  
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聞上人說得韓序帖後有韓琦劉敞富弼

歐陽修宋敏求題云此卷蠟紙書非摹本也歐云如此  
韓公稱實錄云書系顏草

歐陽率更帖二臨本度尚帖襄陽寶定珍蹟秘玩智永  
禪師春雨帖又真草千文墨蹟

唐相李橙連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黃魯直張淳  
休邵鰲王說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顏逸帖



唐史惟則墨蹟篆隸韻系小篆體例修狹後張浮體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跡後自題云吾頭惜惜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為我讀之汝年少眼明上有四世三公之印懷素草千文草聖遊京師帖論草字帖自叙帖布帘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以下諸帝墨蹟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蹟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法  
似是孫過庭

唐僧亞栖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  
一夕書廣韻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  
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

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泰和九年九月十五

日題其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

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於洛中得王右丞苔磯靜釣水閣閒碁  
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筆感  
人也如此

李白墨蹟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

與兄常山大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倉公快雪時晴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後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蹟草書譜過庭字虔禮陳留人高宗垂拱二年書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于用筆雋拔剛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

洗玉池銘擘窠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蹟及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撰  
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為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讚靖康元年五月書蓋以歿前二月絕筆  
書也

秋澗集卷九十四